

許世英軼聞趣事

許正直

許世英先生字靜仁，他的「名」與「字」，代表了他一生的際遇、修養與風格。他在北洋政府時代，當過司法總長、財政總長、交通總長、國務總理；在國民政府時代，當過駐日大使、振濟委員會委員長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，行憲後任總統府資政。他在政壇的事功業績，不僅顯赫一時，而且一生公正廉明，是一位對國家人民有大貢獻的政治家。他名「世英」，正好說明了他是一位勳業輝煌的當「世」「英」豪。

一位成功的人物，必有其獨特的修養與風格，為一般人所不能及。在本誌第二十六卷第一期我寫了一篇「許世英與國會」，簡述民國十三年間，他代表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南下廣州，恭迎 國父北上，籌開國會會議的經過。那只是五十六年前一段政壇風雲的報導，對於他所親述的許多軼聞趣事，並未觸及。茲續述數則，敬請「中外雜誌」讀者指教。

不眠不休奮鬥到底

許世英是前清的拔貢出身，曾在刑部（即今之司法部）任職。滿清官僚的生活非常腐敗，嫖

賭吸食鴉片烟無所不來。許氏潔身自愛，一不嫖二不吸鴉片，但小賭則常有之。那時的小京官們，常常三五成羣，聚在一起打麻將，他也經常參加，不過賭碼不高，輸贏不過三五塊銀元而已。某次，他已經從星期六晚間打到了星期日清晨，因為主人家大敗，只好繼續作戰。又打到了星期一清晨，本應該散場了，恰好星期一是一個假日，不必去上班，眾人餘興未盡，於是再接再厲的打下去，一直打到了星期二的清晨才休戰。

這樣寢食俱廢的連戰了三個通宵，戰友中有些人已經精疲力竭，實在支持不住，便找人代打，於是原只有四位戰士，却逐漸替換補充到了八九個人；惟獨許氏一人作戰到底，有始有終，充分表現了「不眠不休，奮鬥到底」的精神與毅力。本來，賭博並不是好事正事，尤其連戰三夜，耗盡精力，更不足取。不過，也在這種遊戲場合，尚且能夠不偷懶取巧，不畏難退却，就能證明他在立身行事方面，確具有專心一致，認真負責的「敬業」精神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心平氣和以靜制動

許世英身體矮瘦，屬於短小精幹型，在當國務總理的時候，便傳出了「十一人開會十個頭」的笑話。因為他主持內閣會議，坐在會議桌頭的主席位置，參加會議的有秘書長及各部總長等十人，分坐在桌之兩方，坐的都是豪華型的高背椅。別人都是高大體型，從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這些人的頭；惟獨他身體矮小，靠在高背椅中就看不見頭了。所以十一個人開會，只能看到十個頭，當時便傳成了笑話。

許氏雖然身體矮小，但發音宏亮，說話剛強有力，而且精神飽滿，兩眼炯炯發光，據說這是一種「主貴」的相格，是耶？非耶？姑置不論。他的口才奇佳，凡所議論必能令人折服，但是他主持閣議時，總是靜聽他人發言，自己從不輕易表示意見。當時的那些總長們，莫不是軍政方面的「大亨」，人人都有勢力與背景，甚至於都有剛愎的個性。所以在閣議時你爭我辯，互不相讓，往往鬧到面紅耳熱難分難解。儘管那些人鬧的不可開交，他却始終不動聲色，不置可否。可是最後他說出了具體的意見，理直氣壯，眾人只好俯首聽命。他認為這就是「心平氣和，以靜制動

「的治事方法。我想，這種方法乃是由於他把握了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的原則，所發展出來的有效功夫。

無錢無勢知足知止

許世英在北洋政府時代，已經官高爵顯，想來一定很富有，其實不然。他秉性清廉，不貪財貨，平日生活節儉，不事奢侈，確是一位兩袖清風的好官。北洋政府的官僚，大多長袖善舞，家財萬貫，惟獨他是例外，更不愧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君子。他在離開北洋政府以後，由北平到上海定居，抵達上海碼頭時，身上只有兩塊銀元。他告訴我這段故事時，還自我調侃的說：「如果身上『不名一文』才是到了絕境，而我還有『兩文』，可算得沒有窮到無路可走」。一位當過國務總理的人，離職之後只剩下兩塊銀元，誰能相信？但他確是這樣一位「無錢一身輕」的奇人。

許氏雖窮，但是有援助他的人。他的好友杜月笙爲他置備了房屋家具，並供應他的生活費用，讓他安心的隱居。杜氏曾經給他一本空白支票簿，讓他隨意取款支用，他却婉謝了。他說：「當時我已是無錢無勢，只要過平淡的生活，不能叨擾朋友過多。我認爲一個人應該知足知止，無論是名或利，都不能過份貪求，這就是知足常樂」。他的這段談話，說明了他有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」的雅懷，也正是他之所以獲得朋友的尊敬、援助的道理之所在。

臨別贈言義正詞嚴

許世英在中日關係最險惡的時候，出任駐日大使，可說是臨危受命，到中日戰爭爆發，下旗歸國，歷盡艱難困苦，不言而喻。可是竟有人批評他的外交工作沒有做好，以致引起戰爭。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說法。須知日本軍閥處心積慮的侵略我國，由來已久，當時的日本政府，被好戰的軍閥集團所控制，必求征服我國而後已，豈是憑兩國之間外交關係的好壞，就能令日本軍閥改弦易轍，放棄發動侵略戰爭麼？例如今日美國的卡特政府，奴顏婢膝的勾搭共匪，而與我國斷交，並無所不用其極的污辱我政府與人民，豈是憑外交工作所能改變其旨趣的麼？許氏對於當年這些不友善的批評，並無怨懟，還常說：「做大使做到兩國交戰，下旗歸國，實在有負國家的委任」。他這種謙謹的政治家風度，委實令人欽敬。

許氏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，奉令下旗歸國，離日時曾拜訪日本外相（外交部長）辭行，說了幾句臨別贈言。他說：「中日戰爭已經爆發了，責任在你們日本政府，不在我們中國。這一仗不知會打多久，但我相信最後勝利的是我們中國，不是你們日本。因爲我們中國地大、物博、人衆，而且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，維繫著我們的民族精神以爭取最後勝利，不會中途失敗。而你們日本窮兵黷武，侵略成性，可惜外強中乾，實力脆弱，必不能持久作戰，終將導致失敗的命運。將來你們失敗了，才會認識我們中國的偉大；我們

仍然願意和你們交朋友，共同維持東亞和平秩序」。日本外相聽了他的話，竟不能回答，只是默然點頭。這是在大使任內對日本政府的最後忠告，謂爲義正詞嚴、語重心長，誰曰不然。

賑災救難政績輝煌

對日抗戰時期，政府在行政院之下設置振濟委員會，辦理賑災及救難事宜，特派許世英主持其事。他是該會的實際負責人，但不居「委員長」的名義，而請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爲「委員長」，他自己則稱「代委員長」。很顯然的，這是他的「政治藝術」。因爲戰時全國性的振濟工作，責重事繁，而且要有充裕的財力支援，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協調合作，所以請行政院長兼委員長，以期發揮高度的行政權力，而他自己則以「代」理委員長的身份，實際主持會務。這種既有「兼」又有「代」的雙重首長制，可謂獨特而少見，但不失爲是政治權力運用的一著好棋。

在許氏領導下協理會務的大員，副委員長是政壇元老屈映光，常務委員是社會聞人朱慶瀾、杜月笙、曾任國民大會秘書長的洪蘭友、行憲後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黃伯度等；而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周昆田、民社黨主席之一的孫亞夫等，則是會中的高級單位主管。所以當時振濟委員會人才濟濟，工作艱鉅而推行盡利，對於拯救流亡災黎、安定社會秩序、協助抗敵動員，創造了非常突出的績效。

許氏辦理賑災救難的原則是鉅細不遺，所以

有災必賑，無難不救。所運用的方法，則是戰區與後方並重，精神與物質兼備；所以無論前方或後方的災民，必定設法搶救或安置，不僅給予物質的救助，更施以精神教育。當時全國各地普遍設置了搶運站、接待所、教養院、生產營等機構，先安定災民的生活，然後施以教育，使能學習一技之長，儲備國用。抗戰八年，災民千千萬萬，雖飽受離鄉背井之苦，終能渡過難關而後安居樂業，這是政府的德政。許氏主持其事，為災民請命，為災民造福，政績之輝煌，固不待言；而他所發揚的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的精神與作爲，澤惠災黎，尤其值得稱道。

教人有道應對多方

許世英不僅是一位有才能的公務員，也是一位有修養的好老師。他平時對於部屬總是教之導之，真正做到了「有教無類」與「誨人不倦」；他尤其善於運用機會教育，隨時隨地隨事的教育後輩。他主持振濟委員會時曾發生一件趣事，極具教育意義。某次，他派一位視察巡查江浙一帶災區情形，這位視察寫了一封報告信，對他恭維備至，滿篇都是些歌功頌德的話，不足爲奇；妙的是居然說戰區難民感激許氏的恩德，他的聲名遠播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聲名狼藉」。他看完報告之後，便在這四個字旁劃了一條長線，並加註了「此四字似可刪」六個小字，然後命秘書代擬復函，並將原函附還，請該視察「參考」。他的

這一批示及處理方式，可謂幽默之至，且含有機會教育的作用。試問，沒有修養的人能夠辦得到麼？

許氏對待客人不僅有禮貌，而且和藹親切，他總是靜聽客人談話，以聚精會神的姿態表示欣然領會，從不逞才好辯。所以任何人對他都有好感，願意親近他，聆受他的教誨。他有一句三個字的口頭語——「就是囉」——經常應用，其妙無窮。我會看見他接待一位客人，每當對方說完幾句或一段話後，他不表示任何意見，但只說一句「就是囉」，此外別無他言。我細細想來，他用這三個字作答，聽起來好像是與對方有同感的意思，可以讓對方高高興興的說下去；但並沒有表示肯定的意見，實在是「不置可否」而已，也可以使對方因他並沒有反對而感到滿足了。此外，他也經常用「好、不錯、應該是、很有意思、可以這麼說」這一類的簡單字句作答。我發現這是在應對上的一套「一至五字連環訣」。總之，他與任何人談話，是在爭取對方的好感，同時避免惡感，運用之妙，無懈可擊。他的談話藝術，已經到了美妙無窮的境地。

有友無敵是賭非賭

許世英的起居習慣，非常特殊，與一般人不同。他每天清晨一兩點鐘左右就寢，要到下午一兩點鐘起床，然後讀書、寫字、會友、議事，可以忙到午夜不休。他擔任總統府資政，不需要每天上班，平日的的生活相當清閒，多年來深居簡出

，安之若素。但是他的交遊很廣，人緣極佳，可說是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，人人對他都是尊敬、信服，不會對他誹謗、怨恨。他常說：「我一生都是承受朋友的照顧，沒有遭受過敵人的困擾」。這就是說，在他的世界裏，是只有朋友而沒有敵人的。不錯，每天都有許多朋友去拜訪他，陪他談古說今，向他請教學識經驗。下午兩三點鐘以後，一直到午夜，賓客來來往往，川流不息，是常有的現象。他的交遊之廣，聲望之隆，於此可見。

有人說許氏每天都約人陪他打麻將，日以繼夜，甚至於通宵達旦；其實是訛傳。他因爲午夜以後才就寢，晚間無事，便和朋友「玩牌」，但從來不打「麻將」，而是打「梭哈」，枱面很小，大約是一二十元新台幣一底；總是在晚間十時左右開始，十二時前一定結束。他是當做消遣的遊戲，而不是賭錢。最後結局如果他贏了，他要把錢平均退還大家，如果他輸了，大家也會奉還給他；所以到頭來人人都是「保本」而已，只是陪他消磨了一兩個小時吧了。他打梭哈是出了名的「保守黨」，穩紮穩打，決不冒險，非佔絕對優勢是不肯多加一塊錢的，所以大家公稱他爲「邱吉爾」，他是不會贏錢，也輸不了錢的。他只是把這種不分輸贏的遊戲，當做一種賞心樂事而已。

社會賢達黨外諍友

許世英做過前清政府的官吏，在北洋政府及

國民政府時代，更是官高爵顯，名重一時，不愧是名副其實的「政壇不倒翁」。他之所以能在絕對不同典型的三個政府中，展布經綸，決非偶然的機遇，而是由於他抱有公忠體國的政治理想，不畏艱難險阻的奮鬥，故而卓然有成。他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，但是篤信三民主義，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建設。他在前清刑部任職的時候，曾經多方掩護國民黨人的革命活動，多次營救國民黨人的危難。民國十三年間，他說服段祺瑞之後，南下廣州，恭迎 國父北上，籌開國是會議，更是想把三民主義實行於全國的明證。

。所以，他雖是無黨無派的政治人物，但確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，是一位熱烈擁護中國國民黨執政的社會賢達。

相對的，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物，對許氏卻是非常尊崇、敬服，尤其是先總統蔣公，對他更是禮遇備至。他被聘為總統府資政，經常提出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議，以供政府採擇。先總統每次邀請資政們會談，研商國家大政的時候，總是請他坐在首位，並首先向他徵詢意見。他的識見宏通，經驗豐富，而且耿介方正，對政府的重大成就，固是極力讚揚；對政府的某種缺失，則

嚴格批評，同時提出改進方案，以求革新。他的立場公正，議論精闢，對政府施政的批評，無不盡善盡美，都是誠摯中肯，極為珍貴的卓見。因此，我們不能只把他看成擁護中國國民黨的社會賢達，更應該知道他乃是國民黨的「黨外諍友」。我想，如果所有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人士，都有許氏這樣的風格，做執政黨——中國國民黨——的諍友，才足以促進民主政治，為國家的富強康樂，建立光明的遠景。

六十九年十二月
於台北



(圖上)：中華民國五十一年
一九六二年許世英
(右)九十大慶時
台灣省政府主席黃
杰(左)向許氏致
賀留影
(圖下)：行政院副院長王雲
五(左)與許世英
資政(右)合影

吳嵩慶：八十回憶錄插圖

另有圖照多張刊三十五至三十九頁

左圖：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吳嵩慶將軍在法國留影。

(文見二十八頁)



許正直：許世英軼聞趣事插圖

下圖：許世英(前排中坐者)任駐日大使時在中華民國

駐日大使館與館員及眷屬合影，前排左為參事王

芄生，右為王芄生夫人鍾賢英女士。

(文見六十二頁)

